

第十五章

求《圣经》，得半部：孙文与陈粹芬的情

一、一见钟情

孙文在1884年5月自香港回翠亨村与卢慕贞成亲后，仍回香港读书。从此两人各自在异地过着单身生活。到了他二十六岁的1891年，孙文还在西医书院读医科时，爱情生活却有了突破。当时由于陈少白介绍，孙文认识了时年十九岁的陈粹芬。陈粹芬是基督徒，与孙文同属一个宗派（denomination）——喜嘉理牧师在香港创立的纲纪慎会（后改名公理会）。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堕入爱河^①。

陈粹芬原籍福建厦门，出生于香港屯门。原名香菱，又名瑞芬。据云孙文与她甫一见面，即大谈推翻清朝。看来此言不虚，因为当时孙文与陈少白、杨鹤龄、尤列等“四大寇”，天天高唱反清为乐。陈粹芬听了孙文的



图 15.1 陈粹芬十九岁时的照片（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① 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95），页179。

话，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遂立志追随。

陈粹芬当然不能与夏威夷教会学校——瓦湖书院预备学校——的现代女性相比，但她在英国殖民地香港成长，又是基督徒，用隐喻的话说在孙文心目中算得上半本《圣经》？

问题马上来了。孙文就读的西医书院，没有自己的校舍，而是在基督教伦敦会所办的雅丽氏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上课和实习。以当时基督教教会的严厉态度来说，伦敦会的传教士是不会容忍孙文的行为的，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①。雅丽氏医院本身的首批医科学生（不是西医书院的学生）当中，就有三名被湛约翰牧师以行为不道德为理由而开除了^②。后来汤姆生医生牧师掌院不出三个月，又以类似的理由开除了另一名该医院的高年班医科学生，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其他医生极力反对皆无效^③。不错，这些都是雅丽氏医院自己的学生而不是西医书院的学生，但像西医书院的所有学生一样，孙文当时是在雅丽氏医院上课、实习、值班、寄食和寄宿的。万一他的婚外情曝光，肯定难逃汤姆生牧师的基督神掌。

笔者替孙文捏一把汗之余，在撰写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时，曾试图解释孙文之一意孤行如下：“不要低估爱情的力量：热恋中人可以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情。孙文情愿冒着莫大风险，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也不愿意放弃所爱。”^④ 但无法解释他如何逃过一劫。

① See Rev. Charles Robert Hager (HK) to Rev C. N. Clark, (Boston), No. 20, 23 July 1884, p. 4,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ABC 16: Missions to Asia, 1827-1919. IT 3 Reel 260, 16. 3. 8: South China, Vol. 4 1882-1899 Letters C-H: Hager, Charles Robert Hager: 3-320: No. 20 [microfilm frame 0055b-0057b]. Also, cf. Rev.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p. 97.

② Rev. John Chalmers's Report for 1887, 6 March 1888, CWM, South China, Reports 1866-1939, Box 2(1887-1897), Envelope 22(1887).

③ Dr John C. Thomson to Rev. R. Wardlaw Thompson, 18 March 1889, paragraph 4, CWM, South China,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1803-1936, Box 11(1887-1892), Folder 3(1889).

④ 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章6，节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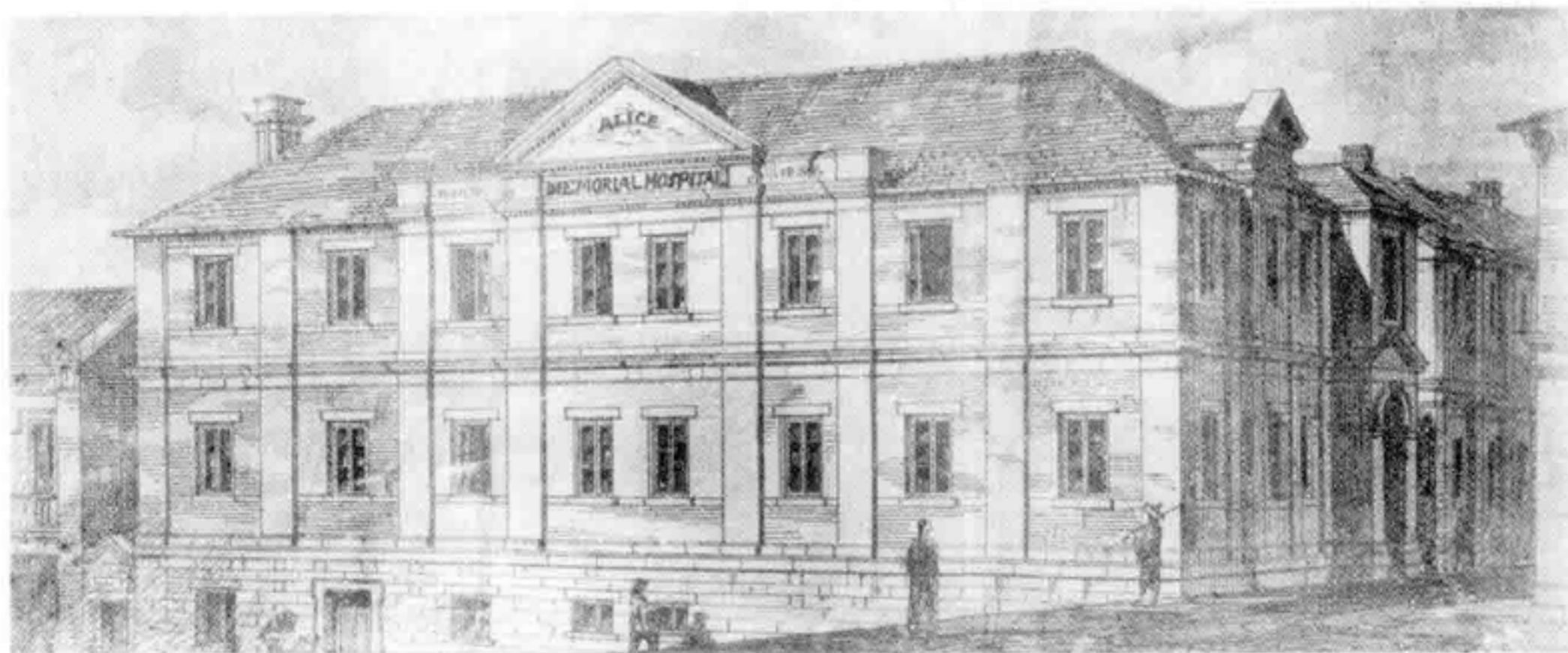


图 15.2 雅丽氏纪念医院旧貌（伦敦传道会藏）^①

笔者再接再厉，终于找到较为满意的解释。原来陈粹芬所属的基督教差会，会址已由喜嘉理创办时的香港港岛中环闹市必列者士街二号（No. 2, Bridges Street），搬到隔海九龙郊区新界的屯门。笔者曾做过实地调查，必列者士街二号毗邻西医书院，步行不出五分钟即到。若孙文与陈粹芬同时在必列者士街（Bridges Street）喜嘉理的布道所做主日崇拜，哪怕是眉来眼去，也难逃旁观者的慧眼。那么走出教堂之后呢？日常生活呢？屯门就不同了，哪怕迟至 20 世纪 60 年代笔者在距离必列者士街不太远的香港大学读书时，屯门仍然是非常遥远的地方。至于青山，则比屯门更为遥远，对港岛来说，是大西北！交通非常不便，当时香港的精神病院就设在青山，荒僻可知。结果笔者发现：原来孙文与陈粹芬在青山租屋而居^②。更重要的是 1891 至 1892 年间，孙中山和陈粹芬两人同居的青山不是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盖直到 1898 年英国租借新界以前，青山尚属新安县！怪不得神不知鬼不觉！

^① Courtesy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deposited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② 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页 179。



图 15.3 青山红楼：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与陈粹芬双宿双栖的地方（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二、誓死追随

1892年夏天孙文医科毕业后不久即到澳门行医，陈粹芬就追随到澳门。1893年底孙文在澳门被葡医排挤出局而转到广州行医，她就追随到广州。1895年孙文在广州策划起义，她也誓死追随。起义未举先败，孙文冒着生命危险回家通知陈粹芬赶快逃亡。

比诸康有为，孙文此举实在了不起。戊戌政变时，康有为甫一闻知慈禧太后要逮捕他，就马上只顾自己逃命，连花半分钟派人前往通知乃

弟也不干，以致康广仁等被捕处死^①。旧社会有男人之座右铭曰：“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就是说：“妻子可以像衣服般换掉，兄弟却如手足般不能折断”。孙文自己有逃生机，却冒着生命危险去亲自通知陈粹芬，并共商行止，可见孙文情义之重、两人恩爱之深。当陈粹芬知道虽然陈少白、郑士良已经从河北乘船逃跑，但孙文仍然冒险回河南通知她，感动之余，这是否正是陈粹芬对孙文终身不渝、无怨无尤的原因？

看来孙文与陈粹芬两口子熟商之后，认为孙文先行只身逃亡，最为安全。而陈粹芬暂时留下来，更会让那些可能已经暗中监视他的人，误以为他仍在广州，而达到掩护他撤退之目的。当时生离死别的情景，由亲历其境的陈粹芬娓娓道来，加倍感人：“濒行，命家人检应用物件一二事，自携以出，至街口，略一顾盼，昂然遂行，绝无仓皇色，故当时同寓之尹文楷固无所知，即家人亦以为寻常出门，殊不介意也。”^②

陈粹芬短短的一句话，透出的历史情节可不简单。第一，所谓“家人”，极可能是指佣人而不是陈粹芬本人。在如此凶险的情况下，孙文不可能瞒着家人——那位与他出生入死的红颜知己。第二，“故当时同寓之尹文楷固无所知”，也毫不奇怪，当时已是黄昏，尹文楷很可能已经去了

① 这是广州陈晓平君的研究心得。他说：“近日找到沃丘仲子（费行简）所着《慈禧传信录》，该书言戊戌政变前夕（约农历八月初四日）：‘是时已有奄以密书告有为，有为、启超并逃日本使署’。见《慈禧传信录》（台北：广文书局，1980），第101。该书作者的史料来源，得自访问被慈禧发配黑龙江的几个宫中太监，有些太监就是光绪帝的亲信。虽然‘并逃日本使署’说法微误，但事先得到太监通报政变消息可信。八月五日清晨，康有为即‘不及整装，便仓皇逃到天津’（康有为逃至上海上了英国船之后与英国外交人员班德瑞的谈话）。可见：一、他事先得到政变消息，所以才能经荣禄驻扎的天津出逃，此时荣禄仍未接到查办康有为的上谕；二、他没有立即通知康广仁等人逃出京城，只顾着自己，也可以说是他害了弟弟性命。”（陈晓平致黄宇和电邮，2012年4月21日）

② 邓慕韩：《孙中山先生轶闻》，《建国月刊》卷2，期1（1929年11月），页20—21；其中页20。邓慕韩自言1929年被派往南洋征集革命史料时，从“总理家人所谈”得到此则轶闻。当时仍在南洋生活的孙文家人只有陈粹芬，故应是陈粹芬无疑。而陈粹芬在乙未广州起义时，正是孙文的枕边人。

宴会场所安排人手，或在路上照应。第三，笔者实地调查证明：陈粹芬送别良人，若要不动声色而从窗户目送，完全可以目送到街口，因而见到他“至街口，略一顾盼，昂然遂行，绝无仓皇色”的情况。

所指“街口”，具体在什么位置？当今的瑞华里，有两个出口，东出岐兴直街，西出洪德大街（1895年的南岸大街）。但把1907及1924年的两幅广州地图放在一起研究，结论只能有一个：1895年的瑞华坊是死胡同，只能从岐兴里（当今的岐兴直街）进出。如此，则孙文从寓所走出瑞华坊时，陈粹芬所言之街口，只能是岐兴里；而陈粹芬之能目睹孙文走到街口者，只可能是从瑞华坊二号或四号，或瑞华坊一号或三号的窗户，才能办到。而以瑞华坊一号能看得最清楚，其次是三号；因为该两幢房子朝北，而孙文进入岐兴里后马上北拐，沿岐兴里往北走，故陈粹芬能清楚地看到他^①。

此后，孙文应该是沿岐兴里一直往北走到尽头而到达大基头，因为岐兴里是一条直线，很短，漫步不出五分钟即可从街头走到街尾，肉眼也可以从街头看到街尾，若区凤墀等安排二百八十多名教众聚集在岐兴里，差不多可以肩并肩地排列，若出现情况，马上可以把孙文团团地保护起来（详见本书题为“出险：华人基督徒掩护孙文落荒而逃”的第八章）。

^① 究竟是哪幢房子？笔者目前能做到的就是这么多，因为作为外人，无法查到房契、租约等。犹幸2012年9月25日，承海珠区统战部副部长萧文英介绍，该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负责人主任张晓东、副主任潘剑芬等慨允全力配合，并准备到有关档案馆翻查房契、租约等。可惜时至今日，仍如石沉大海，盼望后人在这基础上解决此问题，便利历史研究。



图 15.4 瑞华坊与岐兴里交界处附近

1895年10月26日黄昏孙文走出瑞华坊后，马上走进岐兴里，在岐兴里马上北拐，所朝的方向就像笔者一样。笔者身后不远就是瑞华坊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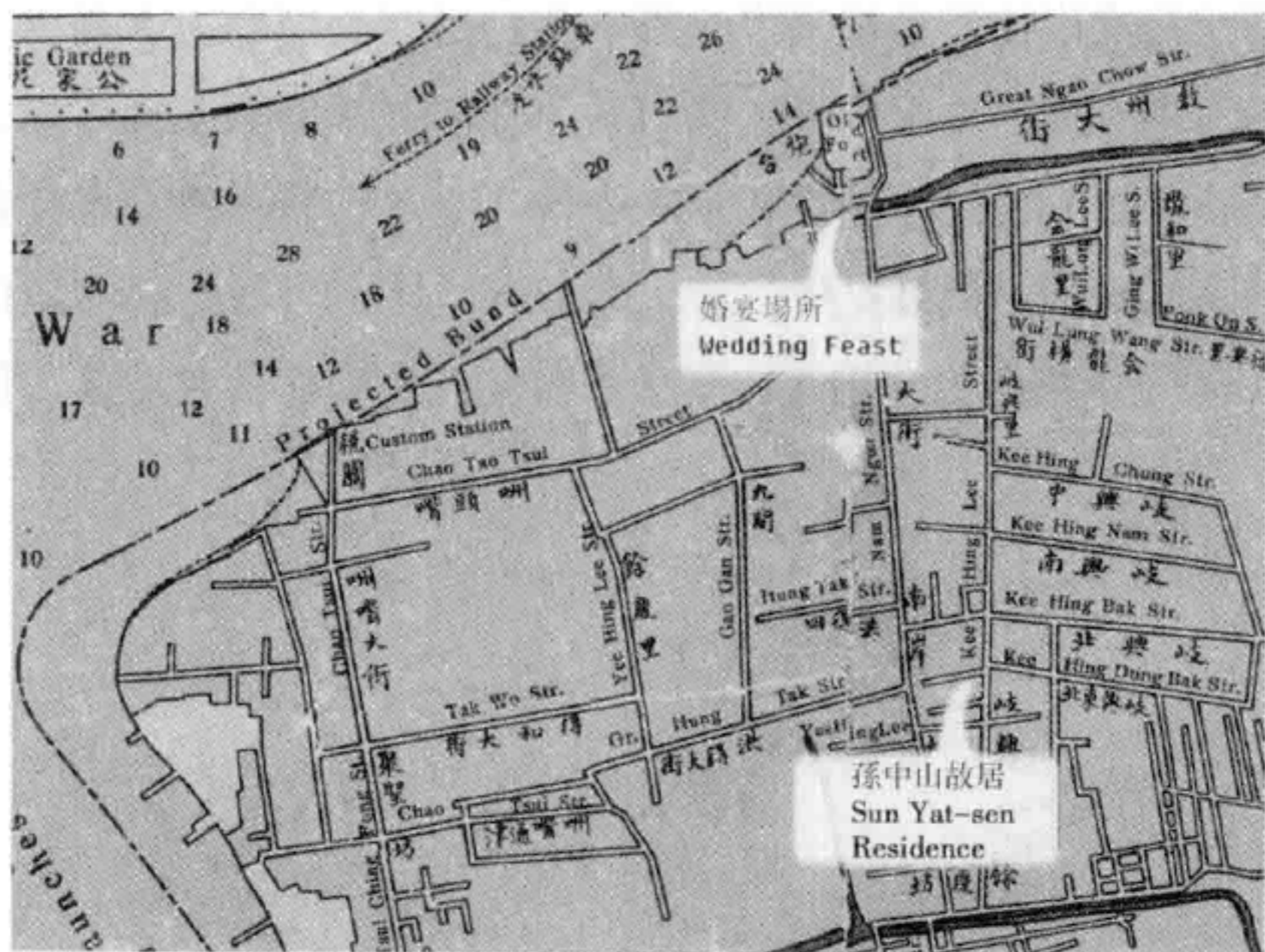


图 15.5 瑞华坊孙文故居与王煜初儿子婚宴场所示意图（以1907年德国测量师绘图为基础）^①

按此图，从余庆坊沿岐兴里往北走，左方第三条小巷即瑞华坊，是死胡同。

^① 承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慨赐是图，特致以深切谢忱。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清吏李家琪使人往其寓所侦之，侦者不尽悉先生寓，至街口询之舆夫，舆夫平日感先生义侠，又以询者非善意，乃云此间无孙医生，只有尹医生以给之，侦者信而他往。”^①此乃邓慕韩往南洋拜会陈粹芬时笔录其言。

陈粹芬把李家焯误作李家琪，是可以理解的：她不识字，又事隔三十四年，李家焯之名字只是从别人口中听来。但她追忆目睹的事件时，仍如历历在目。好险！幸亏孙文走快了一步，快步往赴王煜初宴会。本书题为“出险：华人基督徒掩护孙文落荒而逃”的第八章描述孙文在宴会上“欣然举杯，与同席共尽一觞，自称因事失陪，期后会，欢笑作别而去。行后约十分钟，而缇骑已至”^②等情节，谁是目击者？也是陈粹芬，早些时候，她从家里目送良人去后，很快她自己出门，疾步走向王煜初儿子婚宴的场所。她属于王煜初的教会，与王煜初的交情也非比寻常，非去不可，只是不会与孙文同坐一桌，当时的中国社会，还不至于夫妻同坐一桌那么“摩登”。但陈粹芬眼睛老是盯着良人，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生离死别，怎会不盯着？故能记住他的一举一动；也可见两人自制能力之强。

重建起上述孙文与陈粹芬生离死别的动人历史，再回顾一些有关野史，会非常有趣。事缘美国致公堂已故领袖、旧金山洪门大佬黄三德在其回忆录中口述曰：“孙文直白对我说，谓广州起义，与我无关，城门关闭两天，我尚在侧妾侍处安睡。后闻得我亦有名在内，始决意逃走，走

① 邓慕韩：《总理轶事共十一则》，《建国月刊》，卷2，期6（1930年4月），页58—60；其中页58。据此，后来邹鲁撰写其《乙未广州之役》，就改头换面地把此段转录。见邹鲁：《乙未广州之役》，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全8册，册1，页225—234；其中页229—230。

② 邓慕韩：《孙中山先生轶闻》，《建国月刊》，卷2，期1（1929年11月），页20—21；其中页20。

出新基渡头，搭船往开平赤坎，由赤坎再出澳门。”^①言下之意，孙大人身娇肉贵，像随便脱衣服般撇下陈粹芬不顾，自己逃之夭夭。征诸本章发掘出来的史料，可知此言属假。究竟此假话是黄三德捏造，还是“孙大炮”在吹水？

鉴于黄三德口述该回忆录时，已经与孙文闹翻多时（见本书题为“会党——《易经》的异端：不可专以联结椎埋等辈为计！”的第十二章），故捏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考虑到黄三德口述时已是夕阳残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同时考虑到黄三德乃全美致公堂总舵主，以侠义著称，想不至于降格到诬蔑死人（当时孙文已经逝世十年）。

所以，窃以为孙文在吹水的可能性较大。果真如此，则又一次显示“孙大炮”在茶余饭后，凑高兴而对会党头头说些极富场景性的话。但是，其性质大别于其他场景性的话，在本书题为“孙文的《圣经》”的第三章，以及题为“孙文的《易经》”的第四章中，笔者曾指出，孙文为了鼓励同志勇于革命，或为了争取外国人的同情与支持，总是说些前途无限好等过分乐观的话。在伦敦时他也拿《圣经》来掩饰其《易经》，在中国又拿《易经》来掩饰其《圣经》，甚至无中生有般说他在乙未广州起义时有个人侍卫一百人以壮声威。可是他对黄三德所说的场景性的话，与上述种种均沾不上边，甚至可以说是无聊之至。

为何如此无聊？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之余，突然想起我舅舅陈裕华先生，20世纪90年代任广州市检察院反贪污局执行副局长，温文有礼，是不折不扣的儒者。有一次笔者访穗，无意之间听到舅舅与一些农村干部通电话时，双方都是连珠炮的粗口，笔者吓了一跳。舅舅见笔者困惑的神情，笑着对笔者说，农村干部习惯于粗口连篇，每一句话都带有粗

^① 黄三德：《洪门革命史》（美国洛杉矶，1936）。按该书由黄三德口述，他人整理，1936年出版，共55页，后由密歇根大学数字化处理，处理时间为2007年10月31日。

口。若不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对话，是无法沟通的！笔者恍然大悟。孙文正是以会党头头习惯了的场景话，与他沟通，以表示亲切。但是这种话是不能当作真实的史料用来叙述历史的。史家要感谢黄三德忠实地记录了“孙大炮”的话。

也要感谢那位匿名者批评《三十岁前的孙中山》没有把此条不能当真的史料当真，曰：“也许是黄太喜欢孙文的革命精神了，故而省略掉这些内容吧”^①。因为此言给予笔者一个机会，以便阐明运用史料时，必须把史料的形式与内容辨别清楚。若混为一谈，很多历史悬案就无法解决。例如，若要引用某人之言，必先弄清楚说话的时间、场合、目的。孙文的话，明显地是事后对一位洪门会党头头说的。至于其目的，则鉴于这是假话，其目的极可能是娱乐，是茶余饭后的“吹水”，而“吹水”的内容属假，是为了凑高兴而说的场景话，万万不能当真。

匿名评论者的高见让笔者更深刻地认识到，有必要弄清楚孙文与洪门交往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因此，笔者特辟题为“会党——《易经》的异端：不可专以联结椎埋等辈为计！”的第十二章，专门探索孙文与会党的关系。

三、舍身参与

乙未广州起义之后的十年，陈粹芬仍继续寄居于当时曾与孙文在广州合伙行医的尹文楷医生家里。后来尹文楷搬到香港，她也随着去了香

^① 本溪：《不知道什么原因，黄教授竟然没有用黄三德的〈洪门革命史〉》，2013年3月15日张贴在豆瓣网上，<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78285/discussion/52406851/>，2013年4月13日上网阅读。

港。在这十年里，孙文在海外辗转逃亡，惟一刻不忘革命，并策动多次举事。在1900年的惠州起义中，时已迁居香港的陈粹芬也积极在香港参与。刘成禺（1876—1952）回忆说：“惠州之役。香港李纪堂、梁慕光等商议在惠州起事，军械皆由海员工会海员秘密运输，经日本邮船与美国、高丽等邮船运来者甚多，以横滨为居中策应，视情势如何，在横滨定行止。陈老太太任来往船只起落密件之责，故横滨邮船一到〔香港〕，老太太即往接船，以港方确实消息，转告秘运枪械之海员。”梁慕光“盛称老太太英勇不已”。陈粹芬也回忆说：“我当时传递书简，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去做，总有办法。”^①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革命前途大有起色。大约翌年，孙文就接陈粹芬前往日本横滨居住。在这之前，孙文有过两位日本姑娘作伴。第一位是浅田春。事缘1897年8月16日，孙文从英国取道加拿大到达日本横滨，横滨华侨温炳臣热情接待。时温炳臣有一名十五岁女仆浅田春，曾上小学、中学，又上过私立英文学校。快要毕业时，父亲突然去世，她被迫出来做工，成了温炳臣家里身份暧昧的小女佣。孙文到来后，温炳臣就让她照顾孙文。根据最近解密的日本档案，日本当局也让她随时报告孙文的行止。据云日本警察用以劝服她当线人的理由是“孙文是清政府刺杀的对象，我们的责任是保护他，希望得到她的配合，把来访者的谈话及来往书信，事无巨细地汇报”^②。于是她就照做，动机是真心实意地保护孙文。后来她终于意识到此举形同监视孙文，于是她

①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其中大部分是刘成禺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笔记体史料，从1946年9月15日开始在上海《新闻报》副刊《新园林》刊登，“年余始毕，风靡一时”。《世载堂杂忆》在刘成禺生前并无单行本印行，此书稿后来由钱实甫整理，挑选了大约八成，1960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此后两岸三地都有出版不同版本。

② 七月流火〔笔名〕：《孙文和他的女人们》（香港：环宇出版社，2011），章18。又见台湾民间全民电视台的团队往日本档案馆等所做的核实与采访：《孙文在日本的妻与妾》，《台湾演义》，http://winnieand Eugene-china.blogspot.ca/2012/10/blog-post_16.html。

向孙文道明原委后，大约1901年就以患病为由，回到静冈老家，从此与孙文失去联系^①。

第二位日本女伴是大月熏。1902年孙文与其订立婚约，大月熏时年十五岁，并应孙文要求，转到公立英和女子学校读书。1903年7月，两人举行婚礼。据日本历史学者久保田文次教授的考证，两人结婚后孙文经常离开日本，为革命奔走，但常有书信及金钱寄给大月熏。1905年8月，大月熏怀上了孙文的孩子，但孙文马上又再次离开日本他往。从此就再没回到大月熏身边，所以也从未见过大月熏替他产下的女儿“文子”^②。

香港凤凰卫视的凤凰信息网转载了余世存教授《非常道》^③的片段曰：“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④

在那个时代，日本的所谓“下女”，遍地皆是，男士们予取予携，犬养毅正是如此予取予携的人之一。他特意向孙文作这种提问，大有炫耀之意；待孙文一再犹豫，竟然穷追不舍，又待孙文给予他想要得到的答案时，竟然拍手叫好。从现代的价值观看，实在要不得。当然孙文也先后有过两位这样的日本女伴，但他不是闹着玩的，而他与这两位女伴之

① 七月流火[笔名]：《孙文和他的女人们》，章18。又见台湾民间全民电视台的团队往日本档案馆等所做的核实与采访：《孙文在日本的妻与妾》，《台湾演义》，http://winnieand Eugene-china.blogspot.ca/2012/10/blog-post_16.html。

② 七月流火[笔名]：《孙文和他的女人们》，章19；又见台湾民间全民电视台的团队往日本档案馆等所做的核实与采访：《孙文在日本的妻与妾》，《台湾演义》，http://winnieand Eugene-china.blogspot.ca/2012/10/blog-post_16.html。

③ 第一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二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第三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④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0_07/08/1737552_0.shtml，2014年3月23日上网阅读。

间的感情似乎是真实的。君不见，原来是温炳臣家里身份暧昧的小女佣浅田春，后来为了保护孙文就主动离开了。至于大月熏，若孙文沉迷女色，也不会离开她。又至于犬养毅，孙文应其所好，说出上述那种极富场景性的话，酷似上述他对旧金山会党首领黄三德所说关于他在乙未广州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

1906年陈粹芬到达日本后，帮助孙文招待革命同志，照顾党人生活，自谓是“煮饭婆”“洗衣婆”，所有来访党人的衣食事宜，都一肩承担，党人尊称其为“四姑”，盖陈粹芬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当时的党中精英诸如胡汉民、汪精卫、居正、廖仲恺、刘成禺等都曾受惠^①。宫崎寅藏看在眼里，赞在心头：“在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女杰，她用那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② 陈粹芬更上船、下船，协助同志秘运军火，或传递信息。同志们都很称赞她的英勇和勤劳^③。

1907年3月4日，孙文应日本政府的要求，自行离去，带着陈粹芬往南洋。继而赴安南（今越南）河内。1907年12月1日深夜，同盟会会员黄明堂、关仁甫等奉命率领革命军100多人，星夜抄小路从越南同登、那模赶到镇南关附近的弄怀、弄尧各山涌里埋伏，成功潜击镇南关，炮台内清兵如约反正。1907年12月3日，孙中山亲率黄兴、胡汉民、日人池亨吉等开赴镇南关，陈粹芬送行。孙文等登上镇南关炮台，全军鼓舞，黄明堂奏乐欢迎。次日，清军援军开到反击，孙文在阵地为伤员包扎，并亲手发炮，竟然打得很准，慨言道：“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惟军情紧急，孙文决定回河内筹款筹械。可惜远水救不了近火。清军以4000人的兵力反扑。黄明堂坚持数日，弹药告

① 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页183。

② 宫崎滔天著，陈鹏仁译：《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台北：正中书局，1977），由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页183引述。

③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全两册，上册，页589。

罄，于8日夜退至安南燕子大山^①。对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但可能不太注意的，是当时在河内并跟随孙文往镇南关的日人池亨吉对陈粹芬的观察，说她性格刚毅，天天忙碌不堪^②。忙什么？“时总理行馆偶乏仆役，各同志内衣咸由总理亲属陈四姑亲自洗涤。”^③党人黄三德也说：“看见中山先生妾侍，一表人才，中山娶她十余年，昔在镇南关起事，失败，出走安南河内，做伙头饭与众兄弟食，洗衣裳，挨尽艰苦。”^④

刘成禺更赋诗称赞陈粹芬曰：

望门投宿宅能之，
亡命何曾见细儿。
只有香菱贤国躯，
能飘白发说微时^⑤。

冯自由替此诗注释曰：“横滨日本邮船会社经理张果字能之，与总理有通家之好。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曾居张宅一年。总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时，陈夫人恒为往来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备至，同志咸称其贤。”^⑥革命同志对陈粹芬的赞扬，可谓众口一词。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政府闻讯，即把孙文驱逐出境，孙文带着陈粹芬亡命南洋，暂时寄居槟榔屿。上文提到，1910年7月19日，杨太夫人在九龙病逝，随后不久孙文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即带着两女儿前往槟榔屿投靠孙文。以此类推，卢慕贞抵达槟榔屿时，就与

①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589。

② 池亨吉：《中国革命实地见闻录》（上海：三民书局，1927），页13。原文点名说的是卢慕贞，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史料证明小脚的卢慕贞曾随孙文到河内为革命奔跑，极可能是这位日本朋友把名字搞混了。

③ 冯自由：《南军都督王和顺》，《革命逸史》，集2，页199—204；其中页200。

④ 黄三德：《洪门革命史》（美国洛杉矶，1936）。

⑤ 刘成禺：《奉题冯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并自题七十自传暨先总理旧德录》，载冯自由：《革命逸史》，集3，页1。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也有记载陈粹芬的事迹。

⑥ 冯自由替刘成禺的《奉题冯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并自题七十自传暨先总理旧德录》所做注释，载冯自由：《革命逸史》，集3，页2。



图 15.6 陈粹芬（左）：孙文的革命伴侣（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图 15.7 卢慕贞与陈粹芬姐妹相称（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陈粹芬见面并同住了。笔者这种推测有佐证。1910年12月20日，孙文写信给两个女儿，谓已经抵达苏伊士运河，“可告两母亲知之也”（此件藏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可知孙文与卢、陈两位夫人及两个女儿已经融洽相处多时。再以此类推，1912年2月9日，卢慕贞偕两个女儿及侄女孙霞搭英国邮轮从槟榔屿起程回国，若陈粹芬当时仍在槟榔屿，则同行的可能性极大，可惜至今查无实据。

四、功成身退

有消息谓：“宣统年间，她很不幸地罹患了当时认为非常严重（足以

致命)的肺癆，乃回香港疗养，居住在坚道，由中山故旧尹文楷医生医疗。”^①若此消息属实，则陈粹芬比卢慕贞更早就离开槟榔屿了。同一消息又说：“民国元年后，陈氏返回澳门，居住在孙眉（德彰）公的大屋‘风顺堂’四号，眉公视为家人，待之甚善。”^②

论者谓陈粹芬“功成身退一无所获”^③。“功成身退”是事实，“一无所获”就见仁见智了。从中国传统价值观看，尤其是男子的奋斗目标是学而优则仕以便光宗耀祖，女子则三从四德以便妻凭夫贵的角度看，陈粹芬确实是终于“一无所获”。但陈粹芬忠于《圣经》所传达的奉献精神，毕生像孙文一样忘我地奉献以“侍人”，就会觉得精神生活非常充实，精神上所获甚丰。所以她说：“我跟中山反清，建立中华民国，我的救国救民愿望已经达到。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非中山弃我，他待我不薄，也不负我。”^④1925年3月12日，孙文逝世，当时避居南洋的陈粹芬得悉后，遥祭七天，说：“我虽然与中山分离，但心还是相通的，他在北京病危期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他在空中飞翔。”^⑤这种情怀，可歌可泣！

让陈粹芬回忆得最多的，可能就是1895年10月26日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冒死跑回家里并准备与她一起逃命。结果陈粹芬为了掩护孙文撤退，自己又毅然舍命留下来，力劝孙文先走。

陈粹芬力劝他先走——这可能也是晚年的孙文回忆得最多的经历，原因之一是因为后来历史重演了：1922年6月16日深夜近凌晨陈炯明兵变，其部属叶举准备炮轰孙文的住宅之时，宋庆龄自己也是毅然舍命留下来，力劝孙文先走！（见本书下一章）

① 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页186。

② 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页186。

③ 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页186。

④ 见七月流火[笔名]：《孙文和他的女人们》，页143—144。

⑤ 见七月流火[笔名]：《孙文和他的女人们》，页143—144。

致命)的肺癆，乃回香港疗养，居住在坚道，由中山故旧尹文楷医生医疗。”^①若此消息属实，则陈粹芬比卢慕贞更早就离开槟榔屿了。同一消息又说：“民国元年后，陈氏返回澳门，居住在孙眉（德彰）公的大屋‘风顺堂’四号，眉公视为家人，待之甚善。”^②

论者谓陈粹芬“功成身退一无所获”^③。“功成身退”是事实，“一无所获”就见仁见智了。从中国传统价值观看，尤其是男子的奋斗目标是学而优则仕以便光宗耀祖，女子则三从四德以便妻凭夫贵的角度看，陈粹芬确实是终于“一无所获”。但陈粹芬忠于《圣经》所传达的奉献精神，毕生像孙文一样忘我地奉献以“侍人”，就会觉得精神生活非常充实，精神上所获甚丰。所以她说：“我跟中山反清，建立中华民国，我的救国救民愿望已经达到。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非中山弃我，他待我不薄，也不负我。”^④1925年3月12日，孙文逝世，当时避居南洋的陈粹芬得悉后，遥祭七天，说：“我虽然与中山分离，但心还是相通的，他在北京病危期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他在空中飞翔。”^⑤这种情怀，可歌可泣！

让陈粹芬回忆得最多的，可能就是1895年10月26日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冒死跑回家里并准备与她一起逃命。结果陈粹芬为了掩护孙文撤退，自己又毅然舍命留下来，力劝孙文先走。

陈粹芬力劝他先走——这可能也是晚年的孙文回忆得最多的经历，原因之一是因为后来历史重演了：1922年6月16日深夜近凌晨陈炯明兵变，其部属叶举准备炮轰孙文的住宅之时，宋庆龄自己也是毅然舍命留下来，力劝孙文先走！（见本书下一章）

① 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页186。

② 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页186。

③ 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页186。

④ 见七月流火〔笔名〕：《孙文和他的女人们》，页143—144。

⑤ 见七月流火〔笔名〕：《孙文和他的女人们》，页143—144。

红颜知己！红颜知己！至于卢慕贞之为大局着想而毅然决定把大红手指印打在离婚书上，难道同样不是红颜知己？是《易经》影响了她们？还是《圣经》的“忘我奉献”以“侍人”的精神触动了这三位基督徒的灵魂深处？她们处处“为人”，像孙文一样。

1915年孙文与宋庆龄结婚时，隐居马来半岛槟榔屿（庇能）的陈粹芬已42岁，为了安慰独居的寂寞，她抱养了一位苏氏华侨的幼婴为女儿，取名孙容，又名仲英，母女相依为命。据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粹芬应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之请，携养女回国，住在广州。五年间，为孙科操持家务，照顾其子孙治平、孙治强兄弟及自己的女儿孙容，让他们都先后考入大学。1949年仲夏，孙科、陈淑英夫妇特往澳门，恭祝其母卢慕贞83岁生日，“当卢慕贞挽陈粹芬携手走下楼梯时，状至亲昵，宛若姐妹，受到亲友们热烈的鼓掌欢迎”^①。

五、瑞华坊不了情

1895年10月26日黄昏，陈粹芬目送孙文到瑞华坊街口之后，孙文甫一朝北拐，就从她眼帘中消失了。瑞华坊至今无恙？

2014年1月30日，笔者重访当今的瑞华里（孙文时代的瑞华坊），发觉所有房子已被夷为平地，以便兴建地铁站。笔者所拍的照片成为绝照，留给后人缅怀伟人大事。

笔者又发现另一幅绝照，那是飒爽英姿的陈粹芬。

^① 卢古质、丰晓：《孙中山与陈粹芬分手之谜》，《厦门早报》，2005年6月16日，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5-06/16/content_1685117.htm，2014年9月23日上网阅读。



图 15.8 瑞华里已被夷为平地，2014 年 1 月 30 日摄（请读者与图 15.4 比较）

六、飒爽英姿

所谓绝照，其实是一幅绘画。事缘本书上一章曾提及孙文《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一文^①，翻译自 Edwin J. Dingle 的 *China's Revolution, 1911-1912* 一书的附录。笔者将此信息电告英国学者安德逊君后，安德逊君即锲而不舍地追查此文在伦敦首发的刊物及日期，不获；反而发现纽西兰的一家报章在 1912 年初翻印该文时，竟然说是来自 1912 年初在美国刊刻的《全球中国留学生学刊》（*The World's Chinese*

^① 1896 年 12 月，《孙中山集外集》，页 3—7；其中页 3—4。

Students' Journal)。安德逊君再接再厉，终于查出耶鲁大学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的图书馆藏有是刊，并承该馆馆长慨赐扫描件，当中赫然有如下一幅人物绘图，并称呼图中人物为“孙逸仙夫人”（Mrs Sun Yat Sen）^①。它代表谁？此位孙夫人手拿宝剑，准备杀敌，飒爽英姿，不会是小脚的卢慕贞，而必然代表了身手敏捷的陈粹芬。接下来，笔者从两个角度考虑问题：

第一，若此插图在孙文 1896 年的原文就有的，则孙文一直把此绘图带在身边，睹物思人，对陈粹芬情长可知。是否如此，有待找到原文的手稿方知。

第二，若此插图是 1912 年初《全球中国留学生学刊》的编辑在转载原文之时加进去的，则插图何来？考虑到该刊物是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所办，则很可能黄三德等美国致公堂人物在历次起义的过程中，与陈粹芬长期接触，平时就已经对其赞口不绝，在留学生群体中流传开来之后，待发稿时甚赋美术天才之士就构思出如此这般的一幅陈粹芬图，在美洲广为传播，并在英语世界之远如纽西兰的报章中转载，让陈粹芬的英雄形象，永垂不朽！

但是，陈粹芬从未上过沙场杀敌，把她绘成手握宝剑，是否过分渲染？不，陈粹芬毕生要摧毁的不光是清朝的专制，还有《易经》以及华夏文化所衍生的其他形式诸如“礼教”，尤其是“礼教”之中的所谓“名份”，她跟孙文在一起，从来不计较什么“名份”，总之随他革命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心满意足。她也要砸碎《圣经》所衍生的其他形式诸如教规：基督宗教教规规定她不能跟孙文在一起，但是她全不管，死心塌地般跟随孙文革命，为中华儿女的福祉奉献了她的一切。绘画该图的那位无名艺术家，深得个中三昧！

^① Anderson to Wong, e-mail, 23 July 2014, with attachment.



图 15.9 陈粹芬的飒爽英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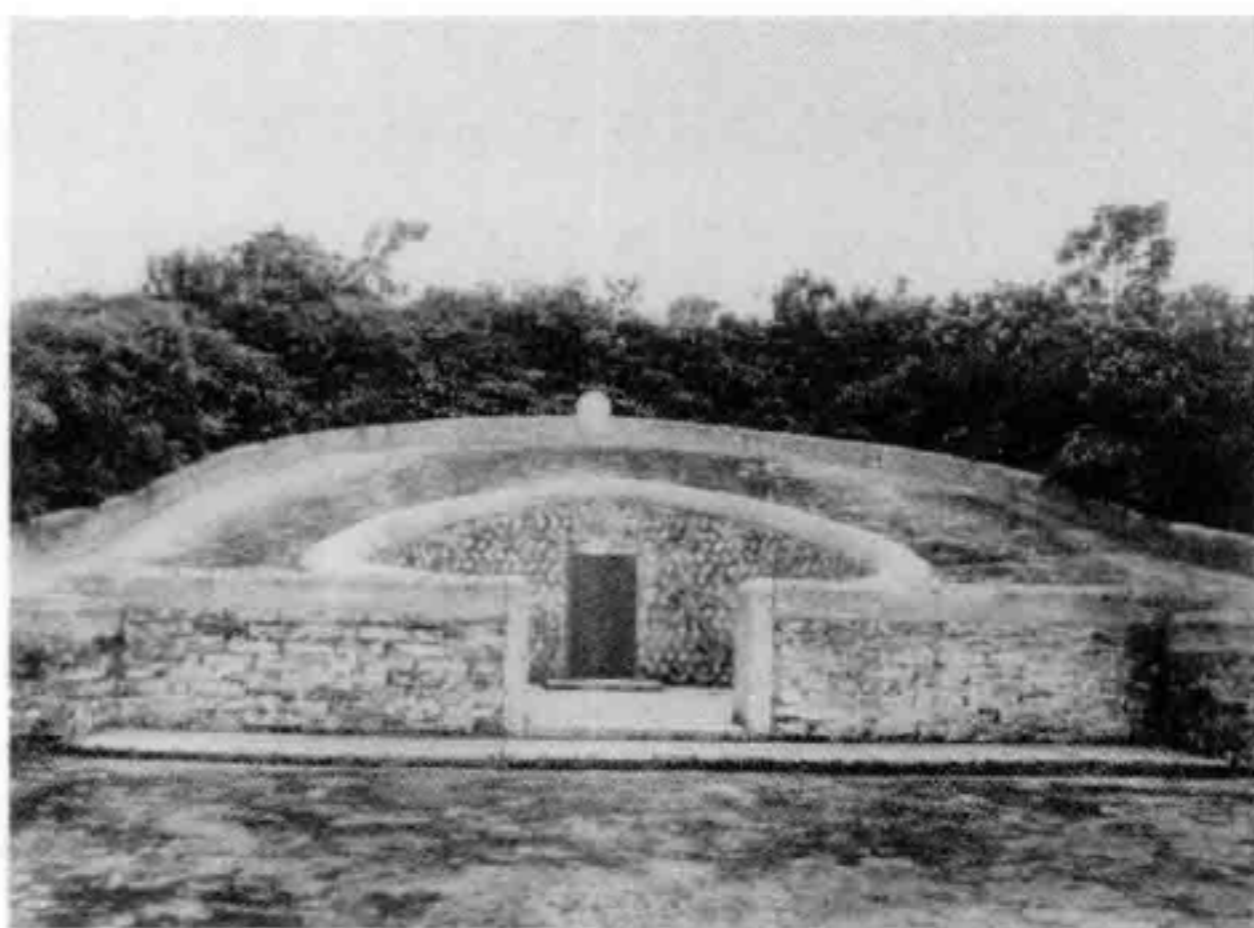


图 15.10 陈粹芬墓在孙文故乡翠亨村附近的谭家山